

故园秋深

□ 寇洵

巷子口有一个小院，小院门口有一堵墙。墙是土墙，塌了半截儿，墙里面长了一棵花椒树。今年花椒结得不多，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摘过了，只留了一点儿在树上。我路过时摘了一点儿，刚要凑到鼻前，花椒的味儿就出来了。我特别喜欢这种味儿，忍不住又吸了一口。小院里有一个老婆婆在晾衣服，院中间斜拉了一根铁丝。她晾好衣服就过来了。我问她岁数，她说九十三岁了。她腿脚还好使。她说自己一个人住，我看看她身后低矮的土坯房，黑洞洞的门口，屋顶灰色的砖瓦。我没敢问她的儿女都去哪儿了。她院里只有这一棵花椒树，孤零零的，像她。

邻居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顶上挂了几个挺大的石榴，火红火红的，很是好看。我站在院墙这边往那边看。一个老婆婆坐在屋檐下，静静的，不知道

在想什么。好半天，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这个时候，经常有一个老大爷陪她坐着，两个人静静的，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太阳一点点儿移过去了，移到他们脚下。这次我回来，没有看到老大爷。我不知道老大爷去哪儿了，也没敢打听。一连几天，我每天看见老婆婆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屋檐下。树上的石榴红了，在阳光下格外闪亮。

父亲住的院子里，原来有一棵柿子树。父亲在树下摆了石桌，摆了椅子。我从外面回来，我们就围在那里吃饭。有亲戚、朋友来了，我们有时也坐在树下说话。柿子熟了，我走的时候，父亲用夹子夹一些下来，让我带上。这柿子是很好的，挺甜。有一棵杏树，有一年结的杏格外多，把树都压弯了。父亲怕杏把树压坏了，用杠子在枝条下面顶着。还有一棵葡萄树，在厨房外面搭了

一个凉棚，葡萄垂下来，格外诱人。盖新房时，这几棵树都被移走了。坐在院子里，我时常想起它们。

从父亲住的地方出来往南走，是一条深沟。进沟大概十几二十里，有一个水库，叫双庙水库。水库夹在两山之间，一直朝后面伸去。沿着水库边的窄路往里走，我看到靠近水库的斜坡边有一些酸枣树。酸枣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只剩一树的酸枣，红红的小果子缀满枝头，像一颗颗红玛瑙，煞是美好。这是可以入药的，但没有人过来摘。它们就那样挂着，在秋日的山野里。

早些年，三舅从山里挖了一棵软枣树，种在院门口。三舅将它嫁接成柿子树。今年我回去，看见柿子结得特别稠密。柿子熟了，我一伸手就摘下来一个，红彤彤的，咬一口，蜜一样甜。三舅

说，今年柿子结得都多。三舅前门的乡村公路两边，不远处就有一棵柿子树，绿色的叶子，再夹杂着一些火红的柿子，把乡村装扮得斑斓多彩，秋意也在这样的色彩里越来越浓。

父亲开车把我带到屋后的岭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势高的原因，这儿不少树的叶子都黄了。我们站在山顶往远处看，满眼金黄。起风了，树叶摇动起来，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就有一些叶子落了下来。我们站了一会，又有一些叶子落下来。父亲去点了一根烟。我和父亲继续并排站着，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我们不说话，都去看远处。远处是一片山岭，在山岭的尽头，是洛河的河床，再过去，是我们的小县城，高高低低的楼房密密麻麻地排开，再后面，是北山，起伏的山岭逶迤而来，又逶迤而去。秋在变深。③3

丹江口断想(组诗)

□ 周豫琳

中线渠首

四十多万丹江口人
用泪水，汗水，血水
毕几十年时光
终于汇聚浩渺苍茫之丹江。

年四十亿立方晶莹之水
穿越黄河，穿越千里之遥
舞蹈歌唱于京津冀
润泽着这片焦渴的土地

丹阳故城

在丹水下游，在浙川
在楚山楚水间
探寻三千年前之丹阳故城
近四百年的踪迹

青铜神兽之故乡，古楚始都
而今，沉没于澄碧水波之下
辉煌不在，成为世界之憾事
成为千古之谜

邹庄移民

十年前，从油坊岗
到九重镇，你来了
一个心酸而悲壮的转身
情若丹江水，翻卷而深沉

而现在，近千人的村庄
闪烁着神奇的光芒
那两位姓邹的父子，
都在叙述着一个幸福的故事

引丹会战博物馆

在邓州，在宋营村
我翻阅着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想象当年引丹会战的情感
震撼我，感动我，澎湃我

有谁知道，这数万父老乡亲
是怎样在这里宿营的
用血用泪，用汗用躯体
筑造着一座座坚固的坝堤③3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栗喉蜂虎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空树林(外二首)

□ 石看祥

落叶厚厚的一层
枝条直指天空
阳光落进来，稀稀疏疏
现在，很少有人来了
曾经的密不透风
遮掩了多少秘密
如今被落叶带走
一棵又一棵，我从这头数到那头
数到最后，具体有多少棵树
我已经记不清
那些流过汗水的日子
也遥不可及
而天空的蓝一如儿时
眺望远方，我看到
雪在路上，它们将落满大地
并覆盖树林

母爱

时隔四十三年
父亲回到他母亲的怀抱

中元节

我去看望父亲

我看到
奶奶门前一棵树
枝繁叶茂

完整地替父亲
遮掩了火辣辣的阳光

每一天都在重复

晨光送走黑夜
新的一天开始了
说是新的一天，其实
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
先是欢喜，接着轻愁
日子像流水，不动声色
带走许多人和物

目光越过楼层
远处的远处，一团薄雾
轻轻地蠕动
再远，已经看不到了
每一天都在重复
先是欢喜，接着轻愁
为自己画地为牢的一生③3

我的伯父

□ 王彦明

伯父生于1934年。在伯父5岁、父亲3岁那年，我的爷爷去世了，奶奶也因其他原因改嫁，后杳无音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兄弟俩跟着他们的大爷艰难度日。幼年的伯父每天还要给大户人家放牛、放羊，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他们在夹缝中艰难地活了下来。

当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时，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正为生活犯愁的伯父遇到远赴青海务工的机会。青藏高原海拔高，含氧量低，冬季寒冷至极，但是好在能吃饱饭，还有微薄的工资。勤劳、顽强的伯父靠毅力留了下来。在玉树、唐古拉山、倒淌河等地，他干的就是40多年。工作之余，他坚持读书学习。

在伯父眼里，兄弟情分大于天。1983年，我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当时的医疗条件还很有限，辗转多家医院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伯父第二天就匆匆从西宁赶回来，亲手操办了丧事，买了当时最贵的

棺木，承担了所有的丧葬费用。

办完我父亲的丧事，伯父又采办好春节的年货、来年的种子和化肥。对我们几个说：“你们父亲虽然走了，但是不用担心，还有你大伯。在大伯眼里，侄儿和亲儿没有区别。你们要争气，好好学习，好好生活，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给我写信……”

从1983年开始，伯父几乎每年都会往老家寄钱贴补家用。我从上初中、师范到参加工作，每月至少要和伯父通一封信。他经常鼓励我用心读书，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2000年，伯父光荣退休了，他和伯母从西宁赶回老家探亲。自从我父亲去世，他也10多年没回过家乡了。伯父每天早上出门散步，手里总要拿个工具，他一辈子修路架桥，眼里有活儿。当时我们老家全是土路，他拿着铁锹，看到哪里有坑，就会培点土压实，以免雨天积水；每天回来都会捡一大筐动物粪便，很快就积攒了一大堆农家肥。

那年，我在乡村小学工作，也就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我可以经常看到伯

父的身影，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他也经常到我的学校，告诫我作为老师，千万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好比花匠，要有用一桶水浇灌一棵花的涵养，备好课，上好课，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我认真聆听伯父的教导，始终坚持做个有爱心、有温度的老师。

2000年底，在老家住了半年的伯父、伯母回西宁。我送他们到驻马店火车站。临发车前，伯父向我挥手，我眼里含着泪水，他也眼眶泛红，彼此满是不舍。这次离开老家，何时才能回来？家乡有着他无限的思念与牵挂啊！

之后通信更方便了，我们可以每隔一两周通个电话。从伯父洪亮的声音中，可以感知他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我心里就踏实。每次他都会把家里的后辈问一遍，我告诉他都好吧！他才放心。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老人家身体好才是我们的福分。

从2016年开始，伯父就在谋划回老家一趟的念头，我也多次敦促他早点儿回来看看家乡的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成行。直到2021年

12月他去世，也没能实现返乡探亲的愿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前往西宁奔丧，没能和伯父作最后的告别。西宁的堂妹在整理她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一个茶杯用了50年、一个洗脚盆用了20年、一条裤子补了又补穿了好多年……最珍贵的是伯父还保留着几十封信和我父亲从1960年至1983年的信件。这是一份亲情的见证，见证的是一份浓浓的手足之情。

在这个世界上，伯父给了我们慈父般的关怀。他把艰苦朴素、勤劳善良的优良家风传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家永远的财富。

虽然每个人都希望亲人健康长寿，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人可以改变。我想，人生多像一辆公交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缘深，可以多陪你几站，缘浅，只是擦肩，没有人可以陪你从头走到尾。

唯愿珍惜眼前人，因为他们来过，像春天般温暖。③3

大雁南飞(外一首)

□ 魏益君

在空中排列成行
在初冬里结伴飞翔
向着南方的温暖
声声啼鸣
穿透薄雾与晨光

羽翼划过天际的辽阔
队形变幻
每一道弧线
都是对家的渴望与想象
山川河流
见证着雁阵的迁徙
风雨雷电
锤炼着翅膀的坚韧

大雁南飞
是一首无言的诗篇
诉说着生命的坚韧
与自然的法则
大雁啊
愿你们一路平安
抵达心中的乐园

初冬的村庄

初冬的村庄

静卧在薄雾轻绕间
霜白覆满了青瓦屋檐
炊烟袅袅
温柔又缠绵。
似古老的梦在盘旋

村头的老树上
还挂着几片枯叶
在风中摇曳
诉说着季节的更迭
一缕阳光
透过稀疏的枝丫
斑驳了时光
温暖了岁月的角落
稻谷已收尽入仓
初冬的村庄
开始了季节的慢生活
偶尔传来
牛羊归圈的铃声叮当
简单又悠扬
初冬的村庄
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每一笔
都蕴含着生活的诗意与淡雅
时间仿佛在这里
轻轻地，停下了脚步③3